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 第二回 希幸獲權作信天翁 破巨資急禳將軍箭

話說周先生叫洪士仁把他要商議的事，說出來聽聽。洪士仁先愣了一回，才大遠的轉說過來道：「是我的一個表親，住在城裡，他有個哥哥，在上海開布莊，生意甚好，現在他去找他，又買了多少貨，打算飄海過去，但是他不識字，他約了我同去，說明白賺了錢，歸二八分拆，我算是他的管賬的，先付我幾十銀子安家，你道這個不是個極好機會麼？我想著我一天不如一天，坐吃山空，山有倒的時候，我怎麼了呢？所以我答應他同去，我最怕的飄海，因此心上正在這裡打算，所以找了妳來，替我決斷決斷，看看到底好去不好去。」周先生聽他把話說完，啞了一會嘴道：「這事我不能做你的主，你是去發財的，但是你八字，可沒有這重財，今年的流年又平常，水面上還怕有驚險，去不去，你自己打主意罷，我若是勸你去，你八字裡又不利出門，要勸你不去，你又想著那二成分紅，況且上海離這裡，聽說不近，大遠的帶了東西去，這賺錢兩個字，就難說，就算是賺了錢，聽說那裡花天酒地，另有一班人，專做無本錢的生意，他便來拉攏你，必定把你的用完了，他才死心。還有一種人想法子害你，把你捉到外國監牢裡去，你八字今年的流年，本來犯了牢獄之災，卻也保不定，你這一去，是件件如意，樣樣隨心，我從前早說過的，你這個八字，是不利南方的，要是在本地，就算是有點長短，也不過是口舌細故，若出了門，便難說了。現在你是想發財去的，我又何能攔你，不要你到了那個時候，再想我的話也就遲了。」洪士仁聽他說了這一篇話，到弄的格外沒有主意了，那一團高興，不知丟在那裡去了。半晌掙了一句話道：「去與不去，也未定局，過日再談，到是你說我發財的話，到底要那一年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說不定，你的八字，我剛才不是又說過了麼，約計還有幾個年頭，我算著甲午年，是你的正財流年，又兼與你八字的寅戌合成火局，旺在春夏兩季，三月裡又有紫薇龍德高照，其中要是沒有別的星宿過將破敗，大約是不得錯的。萬一要是有一個把壞星宿在裡申宮，難說還要捱過一年半載，也還不定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丁財兩旺，安享榮華，才曉得我周瞎子的命，是不得錯的，還要大大的謝我呢。」洪士人道：「你說我要一齊敗光，敗到寸草不留，方能發財，如今又說甲午年就要發財，現在算起來，還有幾年，那不就先下街麼？」周先生道：「那可說說不准，總之，老天爺安排下的，是早一天也不成，晚一天也不成，你要緊可知老天爺不要緊呢！」洪士人道：「照你這說，我是碰見於你，算是你說過，我曉得了，要是那不算命的，他不曉得，他不要混撞麼？」周先生道：「可又來，什麼叫做命，這就是命，你有這個命，自然就會遇到我提醒你，那些不找我算命的，他去混撞，也是他命裡注定的，所以也不得遇著一個人替他指迷，我勸你不必胡思亂想，耐心去守著罷。我話也說多了，菜也冷了，我們換杯熱酒來喝一盅罷。」當時跟人過來，又篩了一會酒。趙澤長有點醉意，便起身作別，又訂了幾時空，到家裡去替小孩子算算關煞去，洪士仁也就跟了出來，周先生扶牆摸壁，送到門口，才進去。

單說趙澤長打周先生家裡回來，高興得很，俗語說得好，有子萬事足，偌大的家私，各樣都不欠缺，就是這兒子養不出來，是多年的心病，如今有了兒子，自然是趁心已極。況且周先生大約推算了一回，說孩子將來很有出息，千金難買這下地的時辰，將來不但大富，還要大貴呢。越想越有興味，坐在車子上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推車子看了發急道：「你老人家坐穩些，跌下來，不是玩的，怕車子吃不住，你老人家想是多喝了盅，打磕睡呢！」趙澤長被他這一說，心才歸到腔子裡，連忙斂了斂神，又遮蓋了一句話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吃了酒，怪頭暈的。」不多會，到了家門口，下了車，便忙去看奶奶兒子，談了一會閒話，又說要提個名字給小孩子，奶奶道：「不如等周先生來推算過，看五行少什麼，用什麼字罷。」趙澤長道：

「我已經約下他了，大約兩三天空了就來。」又把洪士仁的話對奶奶說了，奶奶道：「可真奇怪，這算什麼命，要不是周先生，人家還算不出來呢！」當日各自歸寢。

光陰荏苒，早又好幾日過了，趙澤長也約了周先生，仍是晚間來，又預備鴉片煙等件，到吃過晚飯，依舊打發車子去請，還是上次來的那個時候，周先生來了。趙澤長格外親熱，讓到裡間房裡炕上，先抽了幾口煙，才把小孩子的八字，報了一遍。

周先生便閉了一對瞎過的眼，嘴裡咕嚕一會，又用大手指頭，在手心裡子丑寅卯的輪划了一遍，又是長生沐浴冠帶臨官的數說了一陣，方才言歸正傳，大聲道：「令郎這個八字，是好極的了，況且煞印兼全，將來一定是功名顯達，十六歲便可進學，二十歲以裡，就能中進士，拉翰林，以下一派好運，官居極品，祿享萬鍾，最難得的是毫無破敗，兇險不過關煞。內有一重四柱關，有一重將軍箭，四柱關只要不出門，不坐轎子，也沒有事。這將軍箭，卻有二支，一支管三歲，二支管到六歲，過了六歲，才同花木的樣子紮根，此外都不犯著什麼。」奶奶道：

「將軍箭不礙事麼？」周先生道：「不礙大事，頂不好是有箭有弓，那就兇險，他這個卻是有箭無弓，譬如光有支箭，沒有弓，他也放不出去，然而終究不是件好東西，要是肯破費幾個錢，祈禳一下子，也就好了沒事。俗話說的，財去人安樂，那就好養了。要論這個八字，是再不妨事的，但是小時候哭哭鬧鬧的，也無趣，所以我說還是花上幾個錢破解破解，既省了大人的手腳，也免得小孩子吃苦，這事你大爺大奶奶自己斟酌罷，我不過這麼說。」

趙澤長同他奶奶聽了，早已不約而同的，搶著說道：「怎麼的破解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這個法子我會，我可不輕易替人家辦，我也怕費事，又不許人家進去看，還怕人家疑心我得了他的錢，不給他做事，大爺要破解，還是去另外找人罷。」

此時奶奶看見趙澤長說話，便不來插嘴了，又見趙澤長答道：

「周先生，你也忒多心，像我們這樣交情，還會疑心你麼！況且就算我送你幾十吊錢，也平常得很呵。」周先生聽了佛然道：

「這就更不成句話了，你真是無緣無故送我幾十吊錢，我還不收呢。你別瞧著我擺了店面，天天買錢，那是我自己本事換來的，我用著心安理得，要是不義之財，別說幾十吊，就是幾百吊，老實說你可別惱我，周老二還沒在眼裡呢。」趙澤長連忙陪笑道：「我們同你說玩話，你莫惱，咱說正經話，我是一定托你去辦，要多少錢，你開出來，我就送過去，諸事費你的心，我另外謝你。還有一事，也要費你的心，這個小孩子，也要提個名字，我不知道他八字，喜的是那一門，所以一並請你費心。」

周先生道：「這到容易，他八字內的木少，這名字總要偏於木字的為妙，依我說，不如叫做桂森罷，桂花的桂，三個木字的森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趙澤長道：「好好。」奶奶也忙著接口道：

「我是不認得字，不過聽著，卻是極好聽的，從此就叫做桂森罷。」當時又閒談了一回，周先生要回去，趙澤長一面吩咐點燈籠，一面又同他說定了破解的事，周先生也答應了。明日開了應用的東西，單子送過來，趙澤長送他出來上車，奶奶還在後邊喊道：「周先生好走。」趙澤長直送到大門，看著周先生上了車走了，方才進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周先生早已打發人，送了一張單子，只見上面開著多少燒化，多少陳設，又有擺的米山面山，做的二十八宿的紙札，及一切應用的物件。趙澤長便叫來人等著，先進去捧了一包銀於出來，交給他回去，請周先生先用著，不夠的我再送來，你們費了事，我還另外酬勞呢。來人接了，歡喜而去。

趙澤長進來，吃過中飯，正打算去看周先生，周先生早又打發一個人來說，東西一面去辦了，還得請大爺揀個日子，趙澤長道：「我本要去看他，我們同走罷。」當時同了來人，慢慢的走去。一路上談著閒話，又提起周先生算的命實在靈，那個來人，卻只笑而不答，趙澤長又問他現在周先生跟前，有幾個人，來人說就是我一個人，趙澤長道：「他的鬧市在什麼時候？」來人道：「沒有定准的時候。」趙澤長道：「新年頭裡，大家要算算流年，光景就要擁擠不開罷？」來人道：「也不見得。」趙澤長道：「你算過沒有？」來人道：「沒算過。」趙澤長道：「為什麼不算算呢？也可以自己曉得點子。」來人道：「這個事，是相信的就靈，不相信的就不靈，我卻是不大相信。」趙澤長道：「這樣靈，怎麼你還不相信呢？可算是活靈活現的了。」來人又笑了一笑，也不接腔。一面說著，已經到了周先生門口，那門口果然是冷冷靜靜，並沒有一個人，來人早已搶著進去，周先生走了出來，把趙

澤長讓在命館裡坐下，趙澤長道：「難得這一回子還清靜。」周先生道：「我正睡午覺，都回復走了，一天忙到晚，真煩極了。」趙澤長道：「那叫你算得靈呢。」周先生道：

「我們且說正經話，到底那個日子，你揀了沒有？」趙澤長道：「我打算是本月二十一同二十六這兩天，你隨便揀一個罷。還有一說，我是不大懂的，若是這兩天，可以用，就頂好，倘若不可用，還請你老法師揀罷。」周先生道：「我早就查過了。」

說罷，就順手在抽屜裡，批了一張單子出來，遞給趙澤長道：

「我找人寫的，你看罷。」趙澤長接過，只見上面寫的是謹擇於二十九日甲申、三十日乙酉這兩日，是諸神在地府人間，若人求福、祭祀、還願、上表章、答謝天地、祈禳災厄、收福，十倍大吉，後面又寫著自二十一一起，都是不可用的日子。又看見二十一日下注的，是丙子日，諸神破天曹、運上門西，若人求福，反招橫禍，及損人口，大凶。二十六日下注的，是辛巳日，諸神在天門作河運石上塔，二三日在彼不歇辛苦，若人求福，主死亡子孫，三代窮乏逃散，招官司口舌大凶。趙澤長看完了，忙又交還周先生道：「幸虧你查了一查，不然，不但沒好處，還有歹處呢。」周先生道：「這個本來不可亂動的，所以古人說，趨吉避凶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但是前日有一句話沒對你說，今天要先同你說了，你也好去打算，我在這裡設壇打醮，這府縣城隍廟裡，你還得要去上上香，打城隍老爺起，以及那些旁邊的判官小鬼、兩廊下的十殿閻羅、大門口的馬夫皂役統同都要上香磕頭，要預備一個滿堂燈燭，你到那一天，先去燒香磕頭，再到我這裡壇下行禮，就便在我這裡吃素飯，你看如何？」趙澤長道：「很好，我們一定准於二十九日罷，三十這一天，我還要上街去找人呢，不得空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也好，就是這樣辦罷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前回送來的銀子，要是不夠，我過天送上還你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不夠也有限，隨後再算罷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天怕要下雨，我也要回去了，我們的話，就是那樣罷。」

周先生也不留他，早已先站了起來道：「是了，我本當留你坐一回，一來怕天要下雨，二來找我的人，也差不多快來了，我不能陪你，怪不好的，到是到了二十九日這天，我還得早四五天頭裡，就回復他們，若不然，按著時刻來了，我還分不開身呢。」趙澤長等他說完，說了一句再會，早已掀著簾子出去回家去了。

周先生等他走過，復又到命館裡坐了有兩點多鐘，卻是一個算命的也沒有，也就吩咐下了招牌，收拾了罷。跟人收拾完畢，進來說道：「先生有幾日不發市了，囤裡的米也完了，這兩天我只喝了點青菜湯，嘴裡淡出鳥來，先生你到也捱得過，就是奶奶同小哥兒苦很了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你不曉得我們的行業，叫作十日灘頭座，一日過九洲，只要有了大大的主顧，便好吃上幾個月了。」跟人道：「別的不談，現在須拿錢買米去，晚上的米是不夠了。」周先生道：「容易，這算什麼大事。」忙忙的進去，把趙澤長送來的銀子，拿了一小塊，叫去換了錢買米買菜，再切他二斤多肉，晚上好好的吃一頓再說。

如今且按下週先生這裡，且說趙澤長回到家裡，便一五一十對奶奶說了，又問問小孩子那裡去了，奶奶說他頭上有点發燒，才拍著睡著了，趙澤長道：「總是他的命好，才有這一個好先生給他算了出來，要不是周先生，我們還蒙在鼓裡呢。這就好了，等這次破解過，自然是好養的了。」當晚談談說說，又痛癢了周先生一回，方才安歇。

不多幾日，早已是二十九日了，趙澤長一早起來，洗臉漱口，吃了一口茶，便換上一件簇新的洋布大衫，叫長工帶著香燭紙馬，一逕往府城隍廟裡去，到了廟裡，先在大殿上點了香燭，磕了頭，又在判官小鬼及兩廊下十殿閻王及小鬼前頭都行了禮，一起一跪，足足的磕了一百幾十個頭，兩腿已有点發酸。

本來趙澤長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當下坐在板凳上，歇了一回，看廟的又送出茶來喝了，開發了香錢，才慢慢的站起來。長工跟著，又到縣城隍廟裡去，也是照樣的燒香磕頭，早有点支持不住，但是為了兒子的事，也不好說出吃力的話。又很坐了一回，才一步捱一步的，到周先生家裡來。好容易走到了，周先生早已迎出來讓進去坐，趙澤長坐下，透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可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今天兩個廟裡，拜一回，我覺得就很累呢。」

周先生道：「本來頭是磕得不少，好在這裡，只要朝上一拜就完了。」正說著，跟人來說，香燭都點齊了，請大爺去行禮罷。

趙澤長只得起來，踱到中間裡去，只正中擺了一張桌子，桌子上面，又擺了一張方桌，方桌上紅紅綠綠，不曉得擺了些什麼，身上累得很，也就不仔細去看，方桌左首，是擺了一座米山，約摸也有十石米的光景，下首擺了一座面山，也不曉得多少，桌上四圍，都用紅布圍住，上面黏了些二十八宿的牌位，靠外這一邊，還放著紅筆硯，又有一道寫好的黃表疏文。趙澤長無心觀看，只得朝上磕了頭，起來，頭上的汗珠子，早已堆滿了，周先生又叫他跪下，自己也跪在一邊，不曉得嘴裡念了些什麼，念了有一點工夫，又把疏文背了一遍，才同趙澤長一齊站起。

一面讓趙澤長到套間去歇著，他自己就坐在桌子前頭一手摸到了筆，便取過一張黃紙，畫了幾筆橫的，又畫了幾筆直的，就算是符畫好了，便等他乾了一干拿在手裡，一直走到套房裡喊道：「趙大爺恭喜恭喜，但願你們令郎，從今無災無病，長命百歲，這是兩道符，你回去用兩塊紅布，縫兩個口袋，掛在他胸前胸後，保你從此太平平的了。」趙澤長勉強起來接著，還說了一句「費心的很，這裡還有事罷，我要回去了」。周先生道：「沒有事了，大爺吃了飯去罷。」趙澤長道：「我很累，我回去吃罷，這裡賬，我過天再算罷。」周先生道：「忙什麼呢？」